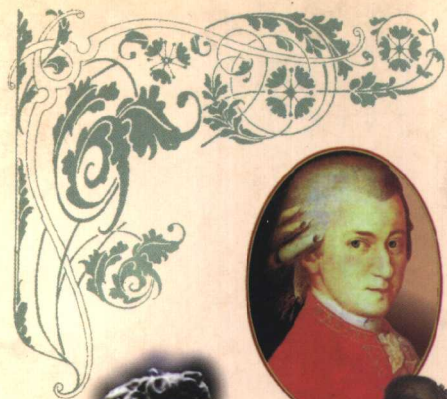


不朽的人与乐

辛丰年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Bu
Xinde
Renyu
Yue*



不朽的人与乐

辛丰年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16776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本书由九歌出版社授权

不朽的人与乐 / 辛丰年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9. 12

ISBN 7-5039-1914-0

I. 不… II. 辛…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2415 号

不朽的人与乐

辛丰年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134,400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数: 7000

ISBN 7-5039-1914-0/I · 811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如是我闻贝多芬.....	1
人之黄昏	
——再说贝多芬	1
交响音乐是他的自由王国	
——贝多芬为同一歌剧写的四首	
序曲	24
可信赖的导游人	
——说肯普夫对贝多芬钢琴奏鸣	
曲的解说	35
无形有相	
——说莫扎特	46
天才与庸人的喝彩	
——再说莫扎特	56

向太阳

——漫说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67

未完成的人与乐

——说舒伯特·····121

乐史留名一过客

——为迈耶贝尔勾像·····132

文如其乐 如见其心

——说柏辽兹及其《配器法》·····142

关于《幻想交响曲》的二三事·····155

人如其乐吗？

——说瓦格纳·····167

还是太虚幻境自在

——再说瓦格纳·····182

瓦格纳造访罗西尼·····194

德沃夏克常驻我心中·····210

印象之印象

——说德彪西·····219

惆怅的人与乐

——说德流斯·····232

乐史浮雕

——维努斯《协奏曲》摘介·····241

一双复杂的存在

——维努斯谈李斯特与布拉姆斯254

鲁宾斯坦缤纷录

——阿图尔·鲁宾斯坦自叙剪辑266

一、同斯特拉文斯基之间266

二、与海菲兹、霍罗维茨280

三、拉赫玛尼诺夫及其他290

四、键盘上有欢乐有烦恼301

五、险些儿赌掉了两个指头316

如是我闻贝多芬

一个贝多芬，从何说起！

七十年代，为了纪念他，发行了两种唱片全集。有一套共一百一十张。不吃不睡地听，足足可以听五天五夜。

关于其人其乐的书，自从他一死，便左一部右一本地出。翻开音乐词典，贝多芬这一条目后面开列的重要参考书目，密密麻麻的小字排满了五六百行。

为他作传的，并不都是专治乐学的人。我有一部译为俄文的“贝传”，“文革”中斗胆夹带到充军发配的乡

间，另外还有两本贝多芬九首交响乐的钢琴改编谱（封面上的头像用浓墨涂抹了）。这本大部头的传记，作者是曾任法兰西总理的赫里欧！

更何况，他是“乐圣”（不知谁给加的冕，可能是东邻的创作，再引进过来的），我辈爱好者只是凡人。

然而既然听了几十年他的音乐，竟似在他门下出入得熟了，总该说点观感。我向来以为，真正的乐人，主要是为不懂作曲的人说法的，更何况贝多芬。他之不同于前人，正在于从高贵的听赏者转向了凡众。凡人完全有资格谈谈贝多芬。

可笑得很，促使本人去叩乐圣之门的，是乐迷们津津乐道的那篇美妙的假报道：月光曲的故事。客里空往往很起作用，而况编得巧妙。原先我是音乐的不良导体，更不识古典音乐为何物；一读丰子恺的书，心想人间真有一种音乐，能兼有诗与画的效用？不能不听个分晓。乐迷生涯便以这首费解的奏鸣曲为开始。

《月光》编号是“二十七号之二”，是他较

早时期之作(绝笔编号为一三五),按说要比以后的作品好懂吧,其实不然。

四十八年前开蒙第一课的印象,回味无穷。一架手摇的老式留声机,上紧了弦。期待奇迹出现的心情,也正如那上紧的弦。我要按图索骥,等着那唱片上幻出一幅“情节画”:湖光、月色、茅舍、盲女面有狂喜之色……

当时恍然得出一个看法:世间确有一种艺术,听不懂,但肯定不是在骗你。

硬着头皮再听。后来听得把崭新的唱片都让钢针刮得变沙哑了。到目前为止,此曲听过多少遍已无从统计。然而还是觉得它费解,尤其那短短的第二章。李斯特比之为“两个深渊间的一朵花”的,有谐谑曲味的小步舞曲。

美妙的故事不足为据,行家的诠释也帮不了忙,无法与作者产生交流默契。“一篇锦瑟解人难”,但好像也不完全妨碍你去爱读《锦瑟》。

但我此刻急于向同好者说明的,其实是“圣”门并不难入。

就在反复倾听却看不见“月光”也听不出

作者的心里话的同时，借到另外两套唱片。一听之下便被俘获了。一首是《爱格蒙序曲》，一首是《田园》。一首火热如夏，一首则和煦如春。听前一首，体验到一种观看史剧的激动；从后一作中，读到一首田园诗。

《爱格蒙》这首压缩得很紧密的“史诗”，从那一开头几个沉重如山的和弦，到曲终的凯旋高歌，一听便“跟”上去了，一点不“隔”，虽然并不想去图解它。

没想到《田园》虽然是交响乐，却那么平易近人！虽然作者意不在刻画，也不想让听者看画，然而在第二章的《溪边》，我的确追随着他漫步所之，自在徜徉，目睹了如画、又胜于画的自然风光。不只看到了什么，还呼吸到了什么，心神俱爽！既意识到那大境界，又时而瞥见诸多细节。比真画更活，比真景更多点难状之情。

作者激发了你的情绪，也便打开了你的“信息库”，记忆、联想、想象顿然联通了，活跃起来了。作者导游，却又任你遨游。

然而我又觉得，“田园”不止是一幅音画

神品。假如听来听去，只顾玩赏景物，却不曾感触到此中有种欣然蔼然、乐水乐山的情怀，又隐隐可见一人，胸襟博大，注视、谛听着造化万物，那么我说，你还是未曾得其真味。

自从听了托斯卡尼尼指挥的《田园》，后来再听别人指挥演奏的，总是“若有所失”。那气度与味道不同，似乎常常是由于在速度、节奏、抑扬顿挫的分寸的掌握上有小出入。听卡拉扬的录音，总不解他何以要在第二章开快车，匆匆忙忙，领着大家走马观花。托斯卡尼尼的（也是作者的）那种从容，不见了！

《爱格蒙》、《田园》消除了“仰之弥高”高不可攀的顾虑。又陆续见识了一些别的大师的作品，从比较之中越发感觉到他的磁力最强。如同在群山中，人总要注意那巍巍的主峰。

而《第九》又一下子把我领到了风光最胜之处！这首作品，早就心向往之，初次见面是从广播中偶然听到的，是托斯卡尼尼指挥NBC乐团演出实况的录音。当时还不知有慢转密纹唱片，而这个录音却是不中断的。如此宏大的一座建筑，当时幼稚的我自然不可能听明

白，然而那非凡的气象，一听便产生了磁力般的效应。面对的是难以言说的庄严、深沉，可又觉得它是可亲近的，正如初读《战争与和平》的印象。

听了慢乐章开头的一支主题，何等真挚、诚恳！只觉得五内熨帖，仿佛心房受到按摩一般。但它又是沉思的音调，像罗丹的《思想者》那样深思，迫得你也要去深思。

听着整个慢乐章展开，人像是升腾到了太空，浩浩茫茫，人虽渺小了，心却在飞扬起来，令人不能自己地要俯仰今古，要“独怆然而涕下”！

自那以后，一晃十几年过去，才有机会反复细听维因加特纳等人指挥的录音。体会当然又不同了，但初次印象所形成的基调，始终在起作用。

《作品一〇一号》等几首晚年写的钢琴奏鸣曲，《作品一三五号》等最后几部四重奏，至今无缘细味，真是憾事！可自慰的是，其他最重要之作大部分已经相识了。可以像回想故人的性情、举止、音容笑貌那样来回味了。

我总觉得他是个最雄辩的大师。他的逻辑，令人信服，有时简直不可抗拒。如像《悲怆》、《暴风雨》等作，假如你能在听熟之后还能到琴上去弹弄一番，即便是像萧伯纳那样，不正规地弹；由于自己参加了创造，你会更强烈地感受到那逻辑力量的势不可挡。那些“动机”，短小而又密度极大，在他手下步步紧逼地展开、演进，释放出极大的能量。

听他的前人之作（例如莫扎特），是另一种逻辑，美的逻辑；而他，是力的逻辑。听他后来者之作（例如浪漫派人），更为精致了，但常有为文章而文章之感，再也感觉不到他那种逻辑力量了！有些人的作品并非不好听，却似一泓不大肯流动的水。而贝多芬的乐流，虽不总是激流瀑布，也必是汨汨的溪泉，是活水，一往流动不息。

驱动这流动不息滔滔雄辩的音乐之流的，是一股强劲的力。我之要倾听贝多芬，主要便是这股力的吸引，这也便是他的魅力所在。

固然可以从乐理上的“和声功能”、“曲式结构”等方面作出技巧上的解析；不懂这些

“语法修辞”，也不一定妨碍你去体验这股力。这种力，单凭技艺，是炮制不出的。但也绝非天授。我信服罗曼·罗兰的说法，那是从那个大时代中汲取得来的。

我愿将“乐圣”想作乐界的摩罗诗人。他的音乐感人至深，正在于“摩罗诗力”。如鲁迅所云：“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劲者”，“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他是以自然之天籁，发大时代之心声！

不应该只是在听《英雄交响乐》的时候才记起那个大时代。《九三年》、《双城记》之类文学作品，似乎只不过在“隔岸观火”而已。而从巴士底之攻陷，到梅特涅的猖狂，贝多芬是狂风暴雨时代的见证人。

史书记事不尽可信，更无力再现历史情感。文字总是抽象的，却可以找到一种办法去释读历史情感；音乐中记录下的虽无实在之事，却有可味之情。音乐中有历史感情的化石。听前代之乐，同时便在读史，听史中人的心曲。

照这个路子去听贝多芬精心“录制”下的彼一时代的声音，在听《莱奥诺尔第三序曲》

时，自己正是被这种历史感所激动了。

此曲早年听过，只是一瞥。那年有个难得的机会去听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演奏。迟到一脚，站在门帷之外听里面的乐声。节目单上它是第一曲。五十年代初，偶然淘到一堆半旧的唱片，有勃鲁诺·沃尔特指挥的此曲，才得以细读。

瓦格纳说，同这首序曲相比，整部《菲德里奥》歌剧简直不算什么，恐怕并非夸大其词。

一部歌剧，为它一而再再而三制作四首序曲，空前绝后，谁有他这般认真？而况其中至少三首都是杰构？而《莱奥诺尔第三》又是三首中最精彩的。它名为“序”而如此完整，实为一部交响诗；所以论者认为，放在剧前或幕间来演奏，都是荒谬的了。

听了曲中对光明的颂赞，对正义打垮邪恶的欢呼，倘非冷血动物，岂能漠然？尽管该剧还是那种邪不敌正、善恶有报的“拯救”、“大团圆”的套子，人们还是可以透过这些，听到更普遍更深沉的东西，永远可以同新的史实联想，注以新的激情。每一听它，便觉得

置身于那个时代气氛之中，一片光华灿烂！曲中的主要主题端丽庄严，而又朴素之极，听了真是令人血脉贲张、心头发热。关键处，象征着救星来临的号声响起，只用了三个音，不可能再简单了。尽管曲中情节与此处的上下文都已听熟，可那种强烈的戏剧性屡听不衰。然后是长篇大论的欢声雷动，强音再强音，没完没了。听者如果身心投入，不作旁观，只觉得尽情尽兴，毫无多余重复之嫌。

为什么同是巨人的歌德，听了《命运》（少年门德尔松在钢琴上弹给他听的），又是惊惧又是反感？可以联想那个值得收进西方《世说》的场面：路逢一伙权贵，两人的态度一亢一卑。这显出贝多芬这位时代之力的秉赋者，绝无奴颜婢膝；而拖着庸人辫子的歌德，当然受不了那“摩罗诗力”的震撼了。

真的英雄诗篇，自然是英雄时代的回音壁。相形之下，布拉姆斯的交响乐，不免外强中怯。理查·施特劳斯的《英雄生涯》，技巧虽尽其能事，可那自我拔高的“英雄形象”，纵然声势不凡，反教人掩口葫芦。

贝多芬的“诗力”，从青年时便已显露。听第一和第二交响乐，一种英武的气概和前人大不相似。到他晚年，饱经世变，应该“醇化”了，可是听《第九》，又何尝有衰竭之感？他胸中还是一团火。第一章惊天动地，一波一波，十荡十决，真如指挥他的音响大军打一场超过波拿巴的决死战。这当然不同于《一八一二年序曲》中的战斗场面，但是比实战有更大的震撼力。（打个岔。他也有描摹实战之作：《惠灵顿交响乐》。当年热闹过一时也就束之高阁了。人们有耳福，今天还能一赏这部庸俗之作，卡拉扬指挥的。其实，不听也罢！这岂不也可证“乐圣”不是圣人？）《第九》中感人至深之笔太多了。例如在第一章的“激战”中，忽然透出一支主题，特别感人。那是“副部”开始处的一支主题，英国音乐家托维说它“慰藉如歌”的。说它“如歌”，不如说它“如话”，真乃明白如话，却又感人肺腑！叫人只能感叹“不可说，不可说”了！所谓“宇宙间之至文”，《第九》等作是完全评得上的。将其录音作为地球文化代表载入一九七九年发射的宇宙船，